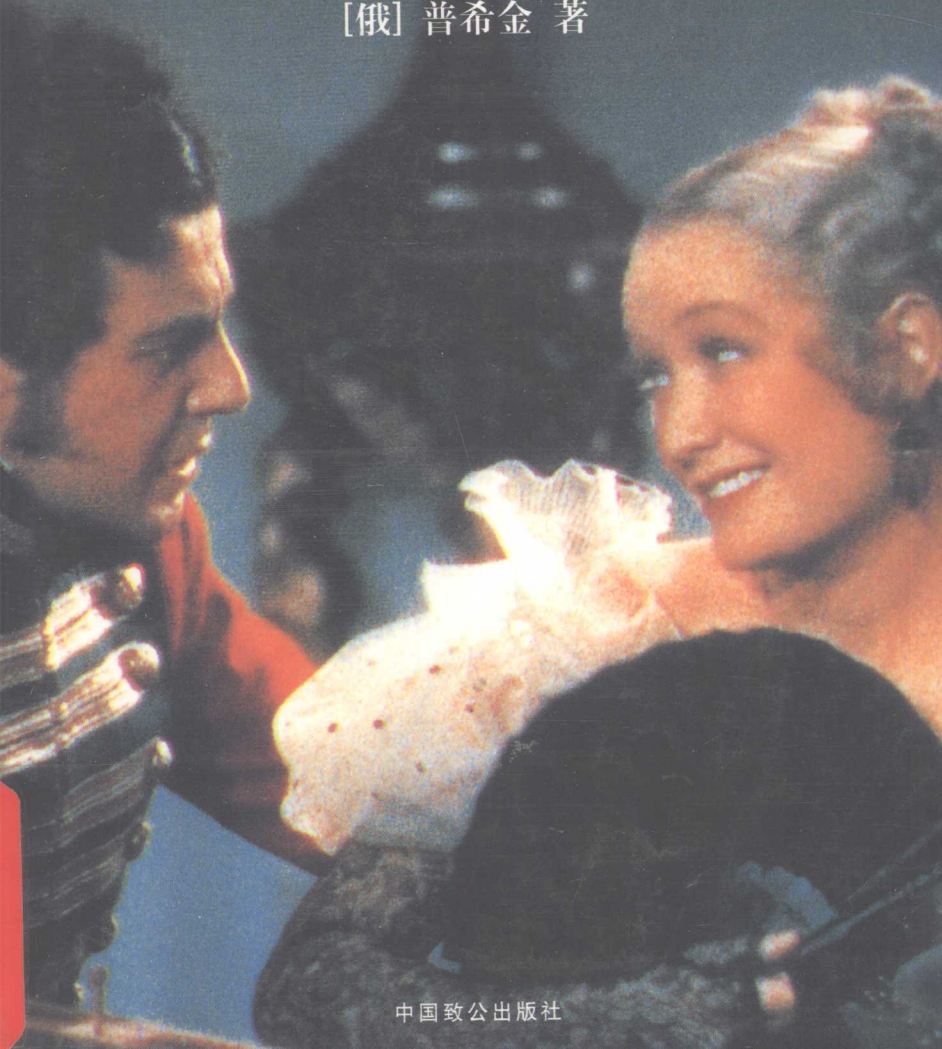


上尉的女儿

The Captain's Daughter

[俄] 普希金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上尉的女儿

The Captain's Daughter

[俄] 普希金 著

中国对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尉的女儿 / (俄罗斯) 普希金著; 徐薇译.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5. 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第1辑)

ISBN 7-80179-459-1

I. 上... II. ①普... ②徐...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8812 号

上尉的女儿

译者: 徐薇

责任编辑: 子龙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88

字数: 7275 千字

版次: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5000 册

ISBN 7-80179-459-1

定价: 1080.00 元 (全四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上尉的女儿

第一章	服役	(1)
第二章	风雪	(7)
第三章	要塞	(14)
第四章	为情而战	(18)
第五章	爱	(25)
第六章	暴动	(31)
第七章	开战	(38)
第八章	不速之客	(43)
第九章	别离	(49)
第十章	围攻奥伦堡	(53)
第十一章	邂逅	(58)
第十二章	我的妻	(66)
第十三章	破敌	(71)
第十四章	军事审判	(76)
略去的一章		(83)

杜布罗夫斯基

第一部	(92)
第一章	(92)
第二章	(98)
第三章	(102)
第四章	(106)
第五章	(108)
第六章	(112)
第七章	(115)
第八章	(116)
第二部	(120)

第九章	(120)
第十章	(126)
第十一章	(128)
第十二章	(132)
第十三章	(136)
第十四章	(138)
第十五章	(140)
第十六章	(141)
第十七章	(143)
第十八章	(148)
第十九章	(150)

埃及之夜

第一章	(153)
第二章	(157)
第三章	(159)

上尉的女儿

第一章 服役

在近卫军里，明天他就可以当上尉。
不，还是让他在一般的军队里当差。
的确！让他体验一下生活吧……

.....

可是，谁是他的父亲？

克涅什宁

安得烈·彼得罗维奇·格利涅夫，是我的父亲。他少年时在米尼赫伯爵部下服务，到一七××年退休，当时他任陆军中校。自此，他就住在西姆比尔斯克的自己的村庄里，同当地一位穷贵族的女儿，阿芙多吉雅·伐西列芙娜·尤结婚。我们兄弟姊妹一共有九人，他们八个都很小就死了。近卫军少校勃·公爵是我们的近亲，我还未出生的时候，就仗着他的照应，已经登记为近卫军谢苗诺夫团的中士了。万一母亲生下的是一个女孩子，那么父亲就会向负责的部门声明那一个未到差的中士已经死了，这件事情也就作罢。我是作为休假的，一直到我求学期满。那时的教育跟现在不一样。从五岁起，我就被托付给马夫萨威里奇，叫他来做我的管教人，是因为他不好喝酒。这样我在不满十二岁的时候，学会了认识俄文，而且对狼狗有一定的了解。这时，我的父亲又给我雇了一个法国人，麦歌薄伯勒，他是从莫斯科过来的，跟他一起来的还有那些够我们用一年的葡萄酒和上等橄榄油。他的到来，使萨威里奇不高兴。“要谢谢上帝，”他自言自语地发牢骚说：“这孩子已经雕琢成器了，还用得着花冤枉钱，雇一个麦歌吗？就好像俄国没有人似的！”

薄伯勒曾经是理发师，后来在普鲁士当兵，最后他到俄国来想当老师，尽管他还不很明白老师这个字的意义。他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除了有些轻佻和放荡。他很迷恋女色，好几次都因为献殷勤而招来打击，使他一连几天唉声叹气。此外，他又与酒瓶有不解之缘，也就是说他对于酒是多多益善。可是因为在我们家里，只在午餐时才

喝一点葡萄酒，而且以一杯为限——况且仆人又常常忘记给老师斟酒——所以我的薄伯勒就很快迷恋上了俄国的泡酒，简直胜过了他本国的葡萄酒，他认为喝酒有益于胃。我们很快就相处得很融洽了。虽然按照合同，他得教授我法文、德文和一切科学，然而薄伯勒却急着向我学几句俄国话，然后，我们俩就各得其所了。我们可以说是相处甚好的。我甚至于不愿再从师于别的教师了。可是事与愿违，不久命运就将我们拆散了，原因是这样的。

一天，我们的洗衣妇，肥胖、麻脸的女仆帕拉士卡，与看管牛的独眼的女仆阿库利卡，两个人不谋而合地一起到母亲那里，跪在她面前哭哭啼啼，承认自己意志薄弱，她们控告那个麦歇，说他利用她们的单纯而污辱了她们。母亲一向都很痛恨这种事，所以她就告诉了父亲。父亲很干脆，他立刻要招来那个无赖的法国人。下人报告他说，麦歇正在教我功课。父亲就径直走进我的房间来了。那时薄伯勒正在床上睡他的安稳觉，我也正做着与学习无关的事。顺便提一下他们曾经为我从莫斯科买来一张地图。它挂在墙上，完全没有用处，而我看中的是这张纸的宽大和美好。我想用它做一只风筝，就乘了我的薄伯勒睡着的时候，开始我的工作。父亲进来的那会儿，我正在好望角上装一条树皮做的尾巴。一看见我的地理课是这样上的，父亲就揪了我的耳朵一下，然后就跑到薄伯勒那里，毫不客气地喊醒了他，接着就是滔滔不绝的责骂。薄伯勒有些惊慌失措，他想站起来，却办不到，这不幸的法国人已经喝得烂醉如泥了。一不做二不休，父亲抓住他的领子，将他从床上拉起来，推出了房间，也就在这一天，解雇了他，这可使萨威里奇暗地里乐开了花。我的教育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少年时代，我过着纨绔子弟的生活，同婢仆们的孩子赶鸽子和玩跳背戏。在我十六岁的时候，命运开始发生了变化了。

那是在秋天，母亲在客厅里用蜂蜜熬蜜饯，我咽着口水，注视着沸腾的泡沫。父亲正在窗边阅读他每年订阅的《皇家年鉴》。这本书对于他永远起着强烈的影响，读过以后向来是要有特别感慨的，每次读完都会引起他异常的愤怒。母亲已经熟悉他这一脾气和习惯，老是想尽方法把这本不幸的书藏得越远越好，所以父亲有时候几个月都见不着这本“愤怒之源”的面。可是他一旦凑巧发现了这书，就会整整几个钟头地读下去。他时时耸着肩头，并且轻轻地重复着说：“陆军中将……以前在我们连队，他还是中士呢！……获得过两种最

高级的勋章！……不久以前，我们不是还……”读罢，父亲将这年鉴丢在沙发上，陷入深深的沉思中，这对全家人是一个惊叹号——“！”。

他忽然转过来，木讷地问母亲：“阿芙多吉雅·伐西列芙娜，彼得卢沙该有多大岁数了？”

“瞧，他都十七岁了，”母亲回答道，“彼得出生那年，正是娜斯塔霞·格拉西莫芙娜伯母眼睛瞎了一只，当时……”

“好了，”父亲打断了她，“也该送他去当差了。免得他在女仆的房里乱跑和掏鸽子窝了。”

想到不久我就要离开她，母亲大吃一惊，以至于将匙子落到了锅里，眼泪也顺着脸淌了下来。与此相反，我却欢喜得难以形容。我打心眼里觉得，在军队里当差，就是在彼得堡过无拘无束的生活。在我的想像中，我已俨然成了一名近卫军军官了，这在我看来，已是人生幸福的顶点了。

我的父亲从来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出发的日期定了。就在临走前一天，父亲拿了钢笔和纸，他说他要我捎一封信给我未来的长官。

“不要忘了，安得烈·彼得罗维奇，”母亲说：“替我向勃·公爵问候。你转告他希望他能照顾彼得卢沙。”

“不行！”父亲突然皱着眉头回答道，“我为什么要写信给勃·公爵？”

“你不是说，你要给彼得卢沙的长官写信吗？”

“可是，这又怎样？”

“不过彼得卢沙的长官本来是勃·公爵啊。彼得卢沙出生前就在谢苗诺夫团登记了的。”

“登记了！可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不能让彼得卢沙去彼得堡。在那儿，他能够学出什么来？学会花钱和胡闹吗？不，应该让他到军队里当差，让他嗅嗅火药气，体验体验艰苦的生活。让他当一个普通兵，不要当花花公子。在近卫军登记了算不了数！他的护照呢？拿给我！”

母亲从她的首饰箱里找出我的护照，那里还放着我行洗礼的衣衫，她就用颤抖的手交给了父亲。父亲仔细地读了一遍，然后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就开始写他的信。

强烈的好奇心让我感到很着急：假如不到彼得堡去，那么究竟把我送到哪里去呢？我专注地望着父亲的笔，可是他却写得很慢。终

于，他写完了，把信同我的护照一起装在信封里封好。他取下眼镜，把我叫到跟前，说道：“这封信是写给我以前的伙伴和朋友安得烈·卡尔罗维奇·勒的。他在奥伦堡，你到他那儿去服务。”

于是，我的一切关于彼得堡的梦想幻灭了。彼得堡欢乐的生活是无望了，等着我的是辽远边境的无聊和闭塞。刚才我还在为之欣喜若狂的职务，现在对于我已成了泡影，然而我惟有接受现实。第二天早晨，在大门的阶前，开来了一辆雪橇——撑着暖篷的那种；他们把我的提包、装着茶具的饭盒、还有一包一包的面包和馅饼——亲情的最后一点表示——全都装在雪橇上。父母给我祝福。父亲对我说道：“再见了，彼得。对你宣誓过的那个人，你要忠心尽职，要服从长官的命令，但不要阿谀奉承；不要自作主张，也不要推诿工作，要记住，衣服是从新的时候开始穿的，名誉是从幼小时候开始树立的。”母亲已经眼泪汪汪了，她吩咐我，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又反复叮嘱萨威里奇，要他永远好好看顾这孩子。他们给我穿上兔皮袄，外面又罩上狐皮大衣。含着眼泪，我跟萨威里奇一起上了雪橇，开始了我的旅途。

当天晚上，因为得买一些必需的用品，所以我们得在那里停一天，这件事由萨威里奇去办。我在旅馆里住下了，萨威里奇一早就到铺子里买东西去了。因为老是望着窗外肮脏的小街，觉得有些无聊，我就在旅馆的各房间踱来踱去。我走进了台球房，看见了一位老爷，他个儿很高，大约三十五岁的样子，留着黑色的长胡子，外套一件长袍，手里拿着球杆，还有一支烟斗含在嘴里。他正跟看台子的人一起玩着，谁赢了，就喝一杯伏特卡，输了的得从台球桌下爬一趟。我开始看他们游戏，玩的时间越久，输的次数就越多，于是在地上爬的表演就不间断了，终于看台子的伏在台球桌下面不动了。那位老爷对他说了几句节哀顺变之类的话之后，就提议我跟他打一盘。因为我不会，就拒绝了。这大概使他觉得很奇怪，他似乎很遗憾地望了我一眼，之后我们却扯上话了。他告诉我，他叫做伊凡·伊凡诺维奇·祖林，是轻骑兵团的上尉，在西姆比尔斯克征募新兵，和我住同一家旅馆。祖林很客气地邀请我共进午餐，有什么就吃什么，按照军人的习惯。我很高兴地答应了。餐桌上，祖林喝了许多酒，他也请我喝，他说，喝酒是军人的习惯。他给我讲述了许多军队里的笑话和趣事，我差点笑晕了过去，我们吃完了午餐，就已经完全变成好朋友了。我没有要求，他自告奋勇，要教会我打台球。“对于咱们这些军人，”他说，

“这是必要的。比方说，当行军的时候到了一个小地方，能干点什么呢？也不能老是打犹太人呀。你不自觉地就会找家旅馆，玩起台球来。可是得会玩才行呀！”我完全被他说服了，就热心地开始学习。祖林不时地赞许我，我进步神速，这使他感到很惊奇，在练习了几回之后，他就鼓励我玩钱，每次赌注是一个格洛士，目的不是为输赢，只是为了提点精神不要空手玩，因为这，在他看来是很无聊的。我接受了这个提议，祖林又叫来甜酒，劝我尝一尝，他反复说明，我应该养成军人的习惯，在他的逻辑里，不喝酒算不得真正的军人，我听了他的话。于是就继续玩下去。我喝得越来越多了，肚子也渐渐大起来。我打过去的球不时跳到台子外头去，气急之下，就骂那个看台子的人，鬼知道，他是怎么计算的，我玩球的点数被一步步加高，总而言之，我已经如同一只脱笼的小鸟儿了。时间悄悄地滑走，祖林望一望钟，放下球杆，就宣布我输了，输给他一百卢布。我的钱都在萨威里奇那里，这使我有有点狼狈，我向祖林表示抱歉，却被他打断了话头。他说：“得了吧！不过你不必着急，我可以等着。那么咱们现在到阿丽奴士卡那儿去吧。”

这算什么呢？我这一天晚上的所作所为同早晨一样，都是放荡不羁，荒唐透顶的。我们在阿丽奴士卡那里吃晚餐，祖林不时给我斟酒，并且老是重复他的观点，应该养成军人的习惯。离开桌子的时候，我居然有点醉了。很晚了，祖林将我送回了旅馆。

萨威里奇在阶前等着我们，见到我那一副一定要热心当差的样子，不禁叹了一口气。“你怎么了，少爷？”他悲痛地说道，“你怎么喝得这么多啊？啊，我的上帝！打生下来就没出过这门子事呀！”“闭嘴！该死的老头子！”我前言不搭后语了，“你自己才喝醉了！睡觉去吧……来伺候我睡觉。”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头还很痛，对头一天发生的事情只模糊地记得一些。萨威里奇打断了我的沉思默想，他拿了一杯茶到我的房间里。“太早哇，彼得·安得烈伊奇，”他摇摇头对我说，“你翅膀还没硬就想飞了？你究竟像谁呢？你祖上几代都不贪杯，我更不必说你的母亲了，她出生到现在，除了喀瓦士，从不沾酒。可是，这是谁造的孽呀？都是那个该死的麦歇。他老是在安吉别芙娜身边嘀咕：‘马丹，热·扶·伯利，伏特卡。喏，你看，这就是这玩意儿的好处啊！肯定是他！他教出好道儿来了，狗养的。雇一个异教徒来当管教人用得着吗？难道我们老爷家里的自己人不够用吗？’”

我感到很惭愧，掉过身子去说：“萨威里奇，你走开，我不要喝茶。”然而，当萨威里奇已经开始他那长篇大论的说教的时候，想要他停止，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看，彼得·安得烈伊奇，放荡不羁能有什么好处？头也痛了，胃口也倒了！人要一喝酒，就什么也干不了……要喝就喝一点加蜜的黄瓜汁好了，最好还是醒醒酒。来半杯泡酒怎么样？”

这时，一个男孩子进来了，递给我一张便条。我拆开了，原来是祖林写的，读着下面的几行：

亲爱的彼得·安得烈伊奇：

你昨天输了我一百卢布，请你把钱交给我的童仆带回。
我急需钱用。

你的忠心的

伊凡·祖林

走投无路了。我装着无所谓的样子，转身向着萨威里奇，我的钱财、衣服、一切事物的管理人，命令他付给这孩子一百卢布。“你说什么？为什么？”萨威里奇大吃一惊地问道。“我欠他钱，”我故作镇静地回答道。“你欠的？”萨威里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加吃惊了，“什么时候，我的少爷，可是你怎么会欠他的债呢？我看这件事定有蹊跷。少爷，你看着办吧！至于钱我不能给。”

在这紧要关头，我想，假如我不在这个固执的老头子面前拿点儿威信出来的话，将来想脱离他的监管，就不容易了。所以我瞪了他一眼，严厉地说道：“我是主人，你是仆人，钱是我的。我输了钱，因为我愿意这样。你就不要自作聪明了，怎样命令你，你照着办就行了。”

听了我的话，萨威里奇大吃一惊，他两手向腿上一拍，目瞪口呆。“我说，你为什么站着不动呢？”我又发怒地喊道。萨威里奇哭了。“亲爱的彼得·安得烈伊奇，”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你不要再为难我了。你是我最亲爱的人！听我老头子一句吧，快，快写信给那个强盗，说你只是玩玩而已，说我们也根本没有这许多钱。一百个卢布！慈悲的上帝呀！还有，你告诉他，说你的父母十分严厉，不准赌钱，除非用核桃做赌注……”“你开什么玩笑，”我狠狠地打断了他的话，“立刻拿钱来，否则我就叉着脖子赶你出去。”

萨威里奇望了我一眼，含着泪水的双眼，显出了深深的痛苦，

然后就处理我的欠债去了。这个苦命的老头子，我心里很可怜他，然而我更需要自由，我得让他知道，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钱付给了祖林，萨威里奇就急急忙忙让我离开这个该死的旅馆。他来告诉我，雪橇已经套好了。就这样我离开了西姆比尔斯克，带着不安的心情和缄默的悔恨，也没有和我的老师道别，更没有想以后是否还会相遇。

第二章 风雪

这是个可爱的地方，
我从未到过的异乡，
并非我自己要来，
也不是骏马载我来此；
是那青春的朝气，
和狂欢的渴望，
引来我勇敢的青年。

——古代歌谣

旅途中我的情绪很低落，按当时的价值，我所输的钱，实在不算少。我不能不承认，我在西姆比尔斯克旅馆里的行为显得很愚蠢，我觉得有愧于萨威里奇。我为此感到难过。这老头子坐在驾车的座位上，背朝着我闷闷不乐，除了偶尔一两声干咳，其余的时间都闷闷不乐。我想我有必要和他言归于好，可是我不知道如何说起。终于我还是放下了面子：“咳，我说，算了吧，萨威里奇！咱们讲和吧！我错了，我知道，是我错了。昨天我的确很胡闹，惹你生气实在不该。我保证以后一定要聪明一点，而且一定听你的话！瞧，你就原谅我吧！我们讲和吧！”

“咳，亲爱的彼得·安得烈伊奇！”他长叹一声显得很惆怅回答道，“生气，我正在生自己气呢；什么地方我都对不住人。我怎么可以留你一个人在旅馆里？眼下如何是好呢？我让罪恶给搞糊涂了。本来想去教堂探望司事的太太，和教亲见一面，结果是到了教亲那里，就遇上了这桩子祸事。倒霉罢了！我将来怎么向老爷、太太交待？”

他们一旦知道他们的孩子又喝酒，又赌钱，他们会怎么看我呀？”

为了安慰萨威里奇，我对他发誓，以后连一个戈比也不动用，除非经他同意。他渐渐地安静下来，然而还摇摇头，断断续续地自言自语，含糊地说：“一百个卢布！小意思嘛！”

快到达目的地了。周围都是使人不愉快的沙漠似的荒原，星星点点地散布了许多小山和坑洼，雪掩盖了大地。太阳要落下去了。暖篷雪橇沿着狭窄的道路走着，确切地说来，那是被农民的雪橇压出来的辙迹。车夫一次又一次地望着天边，忽然摘下了帽子，转过身来向我说道：“少爷，我看咱们还是回去吧！”

“为什么呢？”

“天气有变，起了点风——看，浮雪都被刮起来了！”

“这不要紧吧！”

“你看那边是什么？”车夫顺手扬起他的鞭子指着东方。

“只有雪白的荒原和明朗的天空，除此之外我看不见什么。”

“不，看那边，那一朵小白云彩！”

果然我看见天边有一朵小小的白云，起先我把它当成了远处的小山。车夫告诉我，那朵小云就是暴风雪的预兆。

我曾经听人说过关于这地方的暴风雪的话，听说整列的货车往往都被雪淹没了。萨威里奇同意车夫的意见，也劝我回去。可是我看这风并不大，并且希望能及早赶到下一站，所以我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就命令快一点走。

车夫更快地赶着马，但依然不时地瞧着东方，马拼命跑着。风越来越大，小云越积越厚，终于变成了一片白色的浓云，慢慢升起，扩大开来，渐渐遮满了天空。小雪下起来了，陡然间，落起大块的雪片来了。听得见风咆哮的吼声，暴风雪来了。霎那间，天空变得黯黑，同雪海结成一色。一切都看不见了。“咳，少爷！”车夫喊道，“不好了，起了暴风雪！”

坐在雪橇中我望出去，四周只剩下了黑暗和旋风。风呜呜地吼，是那么狂暴骇人，似乎是被赋予了灵性。我和萨威里奇被雪扑了一身，马一步挨一步地走着，终于停滞不前了。

“你干吗不走了呢？”我焦躁地责备车夫道。“怎么走呢？”他反问道，从驾车的座位上爬了下来，“还不知道我们眼下身处何方呢？没有路，天又那么黑。”我开始责骂他。萨威里奇却站到车夫一边：“就是那么不听话，”他气愤地说道，“如果早点返回的话，茶也喝上了，好

好睡到早晨，狂风息了，我们再上路也不迟嘛！为什么要这么赶紧呢？赶着投胎呀！”萨威里奇是对的。可是现在也无以为计了，雪下得很紧，雪橇旁边已经堆起了小小的雪山。马站在风雪里，低着头，时时颤抖着。因为无事可做，车夫绕着马走来走去，他在整理马具。萨威里奇不停地抱怨着，我向四面望着，只奢求找到一点人的踪迹，哪怕是一点村舍或者道路的痕迹也好，可是除了模模糊糊的风雪回旋之外，再也分辨不出。……忽然一点黑糊糊的东西闪入我的视线。“嘿，车夫，”我喊道，“你看——那边是什么？黑糊糊的。”车夫目不转睛地望着。“天晓得，少爷，”他重新爬上驾车的座位，说道，“车不像车，人不像人，可是又会动。大概不是一条狼，就是一个人。”

我命令他去看看那个不可知的东西，那东西也立刻向我们走来。大概两分钟之后，我们就相遇了。“喂，老大哥！”车夫对他喊道，“打听一下，你知道路在哪儿吗？”

“路么，脚下就是；我站着的就是完全硬实的路面！”那个过路人回答道，“你干什么还问这个？”

“乡下人，你听着，”我对他说道，“你熟识这地方吗？领我们到最近的客店去行吗？”

“我倒很熟识这地方，”那过路人回答道，“谢谢上帝，这儿方圆几十里不论坐车或步行我都走遍了。可是你看这鬼天气，太容易迷路了。我看最好在这里停着等一等，暴风雪也许就息了，天会明朗起来，那我们就可以让星星引路，找出道路来。”

他镇静的态度鼓励了我，我决定听天由命，就在荒原露宿一夜吧。可是那个过路人忽然不请自来地跳上了驾车的座位，对车夫说道：“咳，谢谢上帝，附近就有村舍，把车子往右边拐过来一直往前走！”“我凭什么听你的？”车夫不满地问道，“你看见路了？当然，马不是自己的，马套是人家的，赶着走吧，不要站着！”我觉得车夫是不错的。“当真，”我插嘴道，“你怎么知道村舍在附近呢？”“是从那面吹来的风告诉我的，”那个过路人回答道，“我闻着烟味了，村庄好像就在附近。”我对他的伶俐和敏感感到很惊异，我就命令车夫前进。马在深深的雪中一步一步地走着，显得很吃力。雪橇慢慢地向前移动，一会儿闯进雪堆，一会儿又落到坑洼里，忽左忽右地摇晃着，这正如船在大海上航行遇上了大风浪一样。萨威里奇唉声叹气，时时碰一下我的腰部。我放下了前面的席档，裹紧了皮大衣，打起盹来，在风雪的歌声和雪橇的轻轻地摇荡下我很快入睡了。

我做了一个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梦，而且直到现在，只要拿这个梦和我生平的奇遇对照起来，我总以为它是一种预兆。有时人是很易于倾向迷信的，尽管他轻视那些无凭据的鬼神之说。

当时我完全处于这样的状态中，现实逐渐地被人遗忘，幻想逐渐地取而代之，这两者在半睡半醒之中难以分清了。我感到暴风雪好像依然猛烈地吹着，我们也依然在白雪皑皑的荒原里盲目地乱走……骤然之间，我看见了大门，进了我们老家的大院子里。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恐怕父亲大发脾气，因为我这次迫不得已回到老家会令他失望，恐怕他认为我是故意违抗他的命令。我心慌意乱地跳下了雪橇，眼前，母亲满面愁容地在阶前接我。“轻点，”她对我说，“父亲的病很危险了，他想见你最后一面！”我被这个消息吓坏了，就跟着她走进卧房。房间里灯光很弱，床边站着许多人都显得很悲哀。我轻轻地走到床前，母亲拉开帐子，说：“安得烈·彼得罗维奇，彼得卢沙来了，听说你生病，他就回来了，给他祝福吧。”我跪下了，看着眼前病危的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在床上躺着的是一个留着黑胡子的乡下人，并不是我的父亲，他笑嘻嘻地望着我。我诧异地转身问我的母亲：“这是怎么回事？他不是父亲。我为什么要给这个乡下人祝福？”——“反正都一样，彼得卢沙，”我的母亲回答我，“他是你的主婚人，吻他的手吧，他会给你祝福……”我拒绝了。那时候，那个乡下人就从床上跳起来，从背后拉出一把斧头，到处乱砍。我想跑开……却跑不动，死人占据了整个房间，我竟碰在尸体上，在血泊中滑来滑去。……那个可怕的乡下人和气地叫着我说：“不要怕，到我跟前来，我不会伤害你，让我给你祝福……”我感到极度的恐怖和惶惑……就在这时候我醒过来了，马已经站住了。萨威里奇拉了一下我的手说：“少爷，下来吧，我们到了。”

“这是哪儿？”我擦着眼睛问道。

“上帝保佑，到客店了，我们一直闯到院子的栅栏上了。少爷，出来吧，快来暖和一下吧。”

我下了马车，风雪还在继续蔓延着，可是已经没那么强了，四下里很黑暗什么也看不见。主人手里提着一个灯笼到大门口迎接我们，他领我进了一间套房，并不大，却很清洁，房间里点着松明，墙上挂着一枝枪和一顶高高的哥萨克皮帽子。

店主是雅伊克的哥萨克，有六十来岁，却还朝气蓬勃，精神饱满。萨威里奇跟在我后边把旅行食盒搬进来了，他叫拿火来，好预备茶；

我却不怎么渴。店主出去张罗了。

“向导呢？”我问了萨威里奇一声。

“在这儿呢，老爷，”声音是从上面传来的。我向吊铺上望了一眼，看见了黑胡子和两只闪亮的眼睛。“朋友，还行吗？冻坏了吧？”“可不，只穿了一件破粗布外褂！我本来有一件羊皮袄，我原来以为冷得并不厉害，昨天晚上就让我押在酒家那儿了。”这时店主端着一个正在沸腾的茶炊进来了。我请我的向导喝一杯茶，他从吊铺上爬了下来。我很看中他的外表，他大约有四十岁，中等身材，瘦瘦的，肩膀却很宽。他的黑胡子，一对很生动的大眼睛不停地转动着。他的神情显得很愉快，又有几分狡猾。他的头发剪成半球形，身上穿着一件褴褛的外褂和蒙古人的灯笼裤。我递给他一杯茶，他尝了一尝，皱起眉头。“老爷，请您开开恩，吩咐他们给我拿杯酒来，我们哥萨克不喝茶。”我很情愿地成全了他。店主从他的壁橱里拿出一个瓶子和杯子来，向他走过去，望了他一眼说道：“嘿，嘿，你又来到了我们这地方！你从哪儿来的？”我的向导意味深长地使了一个眼色，用隐语回答道：“飞进菜园子，啄着大麻籽，老婆婆掷了一粒石子，——没有打着。可是，你们打着了没有？”

“我们也差不多！”店主也用隐语回答说，“他们本来想打晚祷的钟，可是因为牧师在外面做客，牧师太太不答应，魔鬼在坟地上。”“老大爷，别说了，”那流浪者反驳他说，“只要有雨，就有蘑菇；有蘑菇就有篮子。不过现在你却最好把斧子别在背后，因为管林人正在巡视呢。祝您健康！老爷！”说罢，他拿起杯子，画了一个十字，一饮而尽。向我鞠了一躬，然后又回到吊铺上去了。

这种切口我那时一点也不懂，可是后来才猜到了原来他们说的就是雅伊克哥萨克军队的事情，这股军队是一七七二年暴动后刚刚被镇压下来的。萨威里奇听着，显得很不同意，他一会儿看看店主，一会儿又看一看向导。不免猜疑，这座在当地叫做乌苗特的客店是孤立荒僻地方的，在草原当中，远离村庄，很像是强盗窝。不过事已至此，别无他法，继续前进是绝对不可能的。萨威里奇这种着急的样子让我觉得好笑，可是我只想睡觉，就躺在大板凳上了。萨威里奇决定在炉炕上打铺，店主躺在地板上。一会儿，整个小草房里只听得见鼾声了，我也睡得像死人一样。

早晨醒来得很迟，风雪已经停了，出太阳了，无边无际的荒原被一片耀眼的雪遮遍了。马已经驾好了。我和店主算清了账，价钱很

公道，连萨威里奇都没有讨价还价，因而他昨天的猜疑已化为云烟了。我把那个向导叫了过来，感谢他的帮助，又命萨威里奇给他半卢布酒钱。萨威里奇皱起了眉头。“半卢布酒钱！”他很不解，“为了什么？难道说为了我们把他拉到这个客店里来吗？你看着办吧，少爷，可是我们却没有多余的半卢布。如果什么人都要给酒钱的话，那我们自己就要勒紧裤腰带了。”我不能跟萨威里奇争论，我已经答应过，我们的钱，由他全权处置。然而我却很抱歉，连好好地谢一谢这个人都不能，即使不能说他从灾难中，至少也可以说他从很烦恼的境况中救出了我。“好吧，”我冷淡地说，“如果你连半卢布也舍不得，那就拿一件我的衣服给他吧，他穿得实在太单薄了。把我的兔皮袄给他。”

“我的少爷，那怎么成？”萨威里奇说道，“他能拿你的兔皮袄干什么？这狗走到第一家酒店，就会拿它换酒喝了。”

“老人家，我会不会把皮袄换钱买酒喝，”我们的流浪者说道，“那就用不着你瞎操心了。他老爷把皮袄从自己身上脱下赏给我，这是他做主子的宽宏大量，你这个做奴隶的只管服从命令就行了，没有权力争论。”

“你这个强盗，你连上帝都不怕吗？”萨威里奇疾言厉色地回答他说，“明摆着的，少爷还不大懂事，你就想利用他的老实来敲诈他一笔。老爷的皮袄你要干什么？而且这个皮袄你那个缺德的宽肩膀也套不下啊。”

“你不要自作聪明了，”我对老头子说道，“快把皮袄拿来！”

“上帝呀！”我的萨威里奇痛苦地喊道，“那件兔皮袄差不多还是新的呢！给谁不可以，偏偏要给这个穷酒鬼！”

然而兔皮袄到底拿来了。庄稼汉立刻拿到身上比一比。其实，这件皮袄连我都快穿不下了，穿在他身上就更显小了。然而他居然想出办法，把衣裳缝都撑开了，把皮袄套在身上。萨威里奇听到了线的断裂声，差点儿没哭出来。那流浪者对于我的赠品非常满意。他一直把我送上雪橇，给我深深地鞠了个躬，说道：“谢谢，老爷！愿上帝奖赏您的善行。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您的恩情。”他走到一边去了，我也动身上路，完全不把萨威里奇的苦恼放在心上；并且把昨天的风雪、向导和兔皮袄忘了。

到了奥伦堡，我直接去见将军。我见到一个身材高高的男子，由于年老，背已有点驼，他的长长的头发已经完全白了。旧的褪色的军服，使人记起了安娜·伊凡诺芙娜时代的军人，他的话里带着很明显